

# 邊寫邊療： 小誌原住民文學中的 「心病」

疾病開始書寫，  
療癒隨之而來

Writing and Healing

## Writing is to Heal: The Hurt in Indigenous Literature

文：董恕明（臺東大學）  
攝影：羅正傑



沙力浪《部落的燈火》書影，山海文化雜誌社出版。（攝影／羅正傑）

藥不到的地方，病一樣抵達。時序進到 2022 年的夏日，人類仍在和 COVID-19 這個「微小而強韌」的病毒周旋，因為微小所以習而不察，也因為強韌一旦夾纏，便是對這世界嚴厲的檢核。

每日，當口罩從一種保護變成某種時尚，一次次實名到底恍惚成了虛名之後，那在日常生活中的「本來面目」，究竟還值不值得辨識或深究？就在 6 月 10 日新聞網上一則報導「97% 確診率！新竹偏鄉部落醫療資源稀缺苦無奧援」寫道，以確診率來看，全臺確診率最高的地區，不在 6 都，而是在宜蘭南澳鄉跟花蓮秀林鄉，南澳鄉確診率 29.22%，每 3 人就有 1 人確診，秀林鄉確診率 26.17%，每 4 人就有 1 人確診。

偏遠部落，人口不集中，理應會是疫情地圖上的一片淨土，但因為資訊落差、文化差異，還有資源不足，原住民鄉，反倒成為重災區。一次重大疾病來襲，再次有力說明「同島一命」中的「一家人」，不一定都能獲得一視同仁的對待，而原住民同胞作為這座島嶼上 2% 的存在，始終都可以是認識、理解和面對「差異」的起點，而非終點。

「悲情」算得上是一種病嗎？

從 80 年代起，以第一人稱為主體說話的原住民作家，漸漸為臺灣社會「看見」（發現）以後，自己的心事、民族的苦難和族人的喜樂悲歡……在書寫的世界，都可以自立自強，只是不寫不知，一寫竟都是「悲情」，恰如排灣族詩人莫那能寫〈百步蛇死了〉：

百步蛇死了／裝在透明的大藥瓶裡／瓶邊立著「壯陽補腎」的字牌／逗引著煙  
花巷口徘徊的男人  
神話中的百步蛇也死了／牠的蛋曾經是排灣族人信奉的祖先／如今裝在透明  
的大藥瓶裡／成為鼓動城市慾望的工具／……／站在綠燈戶門口迎接他的／竟是  
百步蛇的後裔  
——一個排灣族的少女

詩作首段寫「百步蛇死了」，死了的百步蛇，並沒有入土為安，反倒成了「壯陽補腎」的藥酒；第二段以「神話中的百步蛇也死了」點出「牠的蛋曾經是排灣族人信奉的祖先」，但牠（祖先）一樣「也死了」！從「實體」到「文化」的百步蛇都停止了呼吸，在煙花巷口徘徊的男人遇見——「站在綠燈戶門口迎接他的／竟是百步蛇的後裔／——一個排灣族的少女」，這正似不可違逆的命運？既然從靈魂到肉身的「祖先」俱往矣，活著的後人，活成什麼模樣都不足為奇！

當一個人的悲劇承載的是一民族的「悲情」，「吃得苦中苦」仍可能是這種「存在彷彿不在」的「人下人」，一如瓦歷斯·諾幹〈記憶〉：

秋天低懸在部落的窗口外／你還記得春天發生的事嗎？／我們鄰居國中還未畢業的女孩／被男人的春天滋養的全身膨脹／寓居在都市黑巷（打賭你看不見）  
／喔，抱歉！整個社會忘了她的名字

「記憶」中要記得誰？為什麼要記得？記不住是由於看不到、不知道還是不願意？原住民族過去用口耳相傳和身體力行，從事「記憶」與「傳承」，四百多年的過往在這百餘年，起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卻也只能是在「別人的文字裡」讀別人記憶中的自己。如今，能運用書寫（文字）定格與再現自身，甚至連「整個社會忘了她的名字」，但「有人記得」，並且是從自己的位置上發聲，這無疑是在一心傾吐「悲情」之時，鑿出了一條民族（族人）的療癒之路。

「心很軟，肝很硬」，也是病？

根據「政府資料開放平臺」的信息顯示，原住民族在 107 至 109 年這 3 年的族人 10 大死因中，其中惡性腫瘤、心臟疾病（高血壓性疾病除外）和腦血管疾病屬「全民殺手」應不為過，而棉裡藏針還笑裡藏刀的「部落殺手」則是「慢性肝病及肝硬化」和「事故傷害」。「心很軟，肝很硬」是部落流傳的笑話，在偏遠地區衛生所護理人員最真實的盼望——不要在部落中看見醉倒路邊的族人！在沙力浪·達崙斯菲萊〈酒鬼的自白〉（收錄於《部落的燈火》）中如是說道：

我不是個天生酒鬼 dau a／原是個健壯的青年／原是個有理想的山林／……／  
但是又何奈  
現實的困境，將我樹衣／毫不留情地扒去／只能／左手一杯啤酒／右手一杯米酒／述說 無奈  
無奈地將胃中／喝入的 雨、地表水、地下水／吃進的 砂、泥、黏土、岩石、礫石／一一吐在／我最心愛的村落中

原住民和酒的關係，以往主要是與祭儀、文化相關，到如今成了生存、生命、生活無役不與的「依賴」（安慰、逃避、推託），雖說「我不是個天生酒鬼 dau a／原是個健壯的青年／原是個有理想的山林」，結果卻在各種從形體到內在的「無奈」中，非成為「酒鬼」不可！同樣在伊斯瑪哈單·卜袞〈首領的戰刀〉（收錄於《山棕·月影·太陽·迴旋：卜袞玉山的回音》）這麼寫：

月亮偷偷地從門縫裡溜進客廳／看到戰刀掛在牆上／獵取的水瓢眼已凹陷／一個人住在石屋裡／生了鏽的槍斜依在牆角／老鼠從它上面爬過卻不認識它／沒有了鳥占酒也變了味／有寫著首領的紙／夜裡被人從廚房分送著／……／水瓢吼叫著說／首領 嘿嘿／首領 嘿嘿／戰刀和槍不見了／紙首領的魂／像射出的散彈沒入人的身體／變成癩一個個出現在人身上的關節上／有聽到聲音說／風若吹著了那癩是疼痛異常的

當健壯的青年成了酒鬼，首領也成了「紙首領」，他的「戰刀掛在牆上」還有「生了鏽的槍斜依在牆角」，這仍是「無奈」的寫照，訴說著一切都和「原來」不一樣，但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「原來」已漸漸不是它本來的模樣？在「風若吹著了那癩是疼痛異常的」痛裡，或藏有紙首領不忍心讓族人無知無感醉生夢死的活！

心情不美麗，病起來要人命

原住民當代漢語文學的創作，緩緩走過 30 餘年，它仍舊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文學行動，卻也是一場如卑南族學者孫大川所言的「民族防禦戰線」。透過書寫，族人運用文字記錄、剪裁、編織……重整個人與民族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，使「在場」成為一種恆定的力量！投入創作的作家們，在文學的天地裡耕耨，如在梳理屬於自身血脈中潛藏、湧動的山林、河流、海洋……夏曼·藍波安這位文學界的「扛頂作家」，不僅潛進了達悟族人的深海，更划進了對「現代性」充滿惶惑之人的心海：

「你的決定，連上帝也改變不了。反正父母都已仙逝了。你就無牽無掛的／走吧！」她憤怒，壓低口音的說。／「我要寫書。」／「你的書，我拿來生火燒柴，燻那些你捕來的飛魚。」



一種不會賺錢的，自以為是專職作家頭銜的自卑，宛如一道波浪接著一道駭浪，在他心中加深了不會賺錢的職業裂痕，也像是航海家身體嚴重缺乏維他命 C，傷口困難癒合的痛苦，被語言刺傷更難癒合，作家在家裡的痛苦難受，遠比走在孟買街上的賤民更卑微。想著、渴望著，身體完整健康的酸甜滋味。

「為自己十歲就有的夢想，忽然實現，走吧！」我說在心臟。／「為開闢自己的文學創作的空間範圍而離婚！走吧！我說給海浪。／「揹著你的夢想，走吧！留下你棄子離家的良心！」——〈沒有妳，我是殘廢而孤獨的海人〉

夏曼·藍波安的任（韌）性，和那位「質性自然，違己交病」的陶淵明，猛地向有種跨越時空、族群、情感的交流感應，確實是「不一樣的人」而不是「不好的人」，是「不一樣的美麗」不是「一種美麗」！作為孩子母親的妻子，無論了解或不了解，都用了比夏曼的大海再多一點的愛，護持了丈夫、子女與家！

### 藥不藥，都會好

「疾病書寫」或「書寫疾病」在原住民作家與非原住民作家的表現，是否具有本質上的歧異，實非本文旨趣，但在原住民作家群中，於 2019 年仙逝的阿美族素人學者黃貴潮（Lifok 'Oteng, 1931 - 2019），12 歲為「怪病」折磨，19 歲起寫日記，一寫一輩子；阿美族周牛莒光作為一名心理諮商師，藉著寫作，為「病人」的生命重新再添加柴薪，點亮深幽長夜；拓拔斯·塔瑪匹瑪完成《最後的獵人》、《情人與妓女》和《蘭嶼行醫記》三書後，善盡醫生之職，守護偏鄉醫療。

不論「疾病」是困人於一時一刻或一生，正猶如原住民族的「悲情」，在寫作中傷過了、痛過了、哭過了、醉過了、走過了……清醒後回到眼前的生活，更能體認布農族諺語所言——「喜樂比藥還有藥效」！



### 關於 董恕明

生於臺東的「一胞半」，父親是浙江紹興人，母親是卑南族人。2003 年起任教於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迄今。

# 與生俱來的本能——書寫疾病與渴望健康

談《間隙》與《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》

疾病開始書寫，療癒隨之而來

Writing and Healing

## Our Instinct: Writing the Disease and Desire for Health

文：蔣亞妮（特約撰述）

圖：蔣亞妮、時報出版社



平路《間隙：寫給受折磨的你》（時報出版）



陳宗暉《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》（時報出版）

叔本華有這麼一句話，關於人類，他是這樣說的：「我們只有一個與生俱來的錯誤，那就是認為我們來到這世界，目的是要過得幸福快樂。」